

有阴晴圆缺
有悲欢离合
记生活百味
看人间烟火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
@163.com
请在主题中标
注“生活札
记”。

潍坊晚报

2025年12月24日

星期三

值班主任：李金娜

编辑：常元慧

美编：许茗蕾

校对：刘辉

奶奶的粗布被

□李传云

奶奶是典型的豫东农村老太太，就像商丘老城墙根下任何一块土坯，敦实、沉默，周身浸透了黄土的颜色与脾气。她一生最了不起的杰作，是压在我家红漆板柜最底下、包袱裹着的那几床粗布被。

被面是靛蓝底子，用白线交织出的，是最简单却也最费工夫的“芝麻呢”纹。那蓝，是早年用蓼蓝叶子掺着石灰，在大瓦缸里一遍遍染出来的。被里则是原白的，棉花是她自个儿在院墙边巴掌大的地里种的。

织布的过程十分漫长。从纺线开始。冬天的夜晚，灶膛的火将熄未熄，发出暗红的暖光。奶奶就坐在蒲团上，右手摇着枣木纺车，“嗡——”地一声，长长绵绵，左手捏着棉条，缓缓地、均匀地向后抽。一根看不见的线，就从她龟裂的手指间，从蓬松的棉条里，被源源不断地抽引出来，缠绕在旋转的锭子上。她的身影像一尊定格的泥塑，只有手臂和纺车在动，在嗡嗡声里，将时光也纺成了结实的线。我趴在热炕头写作业，常被这单调又安宁的声音催得昏昏欲睡。眼皮打架时，瞥见她映在土墙上的影子，巨大、沉默、微微晃动，用最耐心的方式，编织着最朴素的秩序。

线纺够了，就该经布、刷布了。这是大工程，通常选在晴朗无风的春日。院里的老枣树还没发芽，光秃秃的枝桠正好当架子。奶奶把几十个卷满线的“络子”一字排开，将线头一个个捡起，穿过“综”、绕过“筘”，再一根根绷直，拴在对面的石墩上。霎时间，院子里拉起一片线的森林。奶奶拿着那把高粱梢扎成的长刷子，蘸上稀稀的面浆，从这头走到那头，一遍遍，将每一根线都刷得挺直、光滑、彼此分明。

终于可以上机织布了。那架老织布机黑黝黝的，不知传了几代，被岁月和手掌磨出了温润的包浆。奶奶坐上去，双脚轮流踩下踏板，手里的梭子便像一尾灵巧的银鱼，“嗖”地穿过经线分开的浪，“啪”地被另一只手接住，再“嗖”地穿回来。同时，她身体前倾，用力将“筘”板向前推紧。“畦——当——，畦——当——”，这沉重而规律的声音

响，便成了我童年最坚实的背景音。

一整天，也许只能织出一尺多布。蓝白交错的纹路，就在这永恒的“畦当”声里，一寸寸，缓慢而不可阻挡地生长出来，像田野里的庄稼，像她额头上的皱纹，像所有需要以巨大耐心去换取的、结实的东西。

奶奶极少说话。她的教诲，都织在了布里。线要捻得匀，布才平整耐实，这叫“心劲要匀”；经线若有一根乱了没理清，织到后面就会成一个死疙瘩，布面就毁了，这叫“开头要正”；梭子穿飞要果断，手不能抖，这叫“过日子要利索”；推“筘”的力道要沉稳，一下是一下，布才瓷实，这叫“脚步要稳当”……

后来我离家，越走越远。城市里的被褥，轻软、花哨，贴着商标。我曾在失眠的深夜，想念那“畦当”的声响，想念粗布被覆在身上那种微涩、踏实、沉甸甸的重量，那是一种让人无法轻飘、无法浮躁的重量。

奶奶走前，神志已不太清明。可有一天，她忽然清醒了，指着板柜，对俺娘说：“最底下，蓝包袱……给小云的那床，棉絮弹得最厚……”那床被，我直到成家才舍得拿出来用。某个冬夜，我和丈夫盖着它，他忽然说：“这被子好重，像个拥抱。”我把脸埋进被头，那股经年的、干净的、混合着阳光和老家泥土的味道，汹涌而来。就在那一刻，在都市26层的公寓里，在羽绒被和蚕丝被的包围中，我仿佛一下子跌回了乡下那个童年的夜晚，听见了纺车的嗡嗡鸣，看见了织机前那个永不疲倦的背影。

奶奶没给我讲过什么大道理，没留下什么值钱的物件。她只是用最笨的法子，最久的工夫，把土地里长出的棉花，把日头月亮的光，把无数个沉默的晨昏，一寸寸，织成了布，缝成了被。她让我知道，最深的疼爱，是怕你冷；最稳的根基，是来自泥土；最好的活法，是像织布一样，一梭一梭，经纬交错分明，扎实地走过一生。

认真对待自己的喜欢

□孔芬芬

儿子额前的头发已过眼睛，乱糟糟地贴在额头上。我打算带他去理发，他有些犹豫：“妈，我不想理发，怕他们给我剪得不好看。”

13岁的儿子正值青春期，有了自己的主见，不像小时候那样任由我安排他的发型。于是我将主导权交给他，建议他可以从网上找个喜欢的发型，让理发师照着剪。

儿子认真地翻阅了近半个小时，终于选了心仪的发型，才肯跟我走进理发店。发型师拿着手机看了一会儿，不多久便剪完了。我结完账准备走，儿子却站在镜子前不动，摸着左耳鬓边的头发说：“这边头发留得太长了，看起来不协调。”我瞥了一眼他指的地方，脱口而出：“可能是角度问题吧。”“不行，得把它弄好。”

儿子的坚决倒让我惊讶。我也曾遇到过多次头发剪得不满意的情况，都只会默默咽下委屈，心里想着“以后再也不来了”，却很少主动要求理发师重新修改。若究其原因，大概是怕别人嫌我太过苛刻而用脸色，怕自己的要求被拒绝。

没等我回神，儿子已经拿着手机走向理发师，边说边比划着。理发师先是一愣，随即俯身听孩子讲述需要修整的地方，顺手拿起围布，开始重新修剪头发。孩子坐得笔直，眼睛盯着镜子里的自己，生怕理发师再修剪得不合心意。

儿子的表现让我有些羡慕。成年人已习惯把“忍忍就过去了”当成处世哲学，把“怕添麻烦”当作成熟的标志，可自己的生活也在一次次凑合中，过成凑合的人生。

理发师放下手里的剪刀，解开围布。孩子对着镜子咧开了嘴，心满意足地连连点头。我也随着孩子上翘的嘴角豁然开朗起来……

你我都会遇到“剪得不满意”的时候，有人选择将就，有人敢于重来。人这一生啊，要学着去剪一次自己喜欢的发型，不喜欢的部分，及时修整。只有认真对待自己的喜欢，才能把每一天都过成自己喜欢的样子。

那个「坏老头」走了

□冀惠林

那个曾经打我屁股的“坏老头”走了，走时神态安详，像是睡着了一样。

“坏老头”的离去是因为一场重病——胃癌。其实如果发现得早，大概率还是能再活几年的。可偏偏“坏老头”的病发现时已是晚期。

记得手术后的半个月左右，在姐姐家休养的“坏老头”又因为髂动脉血栓二次入院。我用轮椅推着他在医院做各项检查，见他状态还可以我便问：“爹，你还记得小时候我调皮捣蛋，你用鞋底打我屁股吗？”他抬了抬眼皮，艰难地吐出几个字：“你说啥？我听不懂。”我又大声重复了一遍：“小时候你打我屁股！”他勉强听清了，喃喃道：“以后打不动了。”听完他的话，我的眼泪瞬间不争气地从眼眶中奔涌而出。是啊，那个打我的“坏老头”再也没有那样的精神头了，可是我多想他还年轻，还能挥起鞋底子打我屁股。

第二次的手术还算成功，从髂动脉里取出一条如筷子粗细、五六厘米长的血栓。至于深静脉的血栓，大夫说取的意义不大，只好作罢。术后一周左右，“坏老头”再次出院，住在姐姐家，给出的理由是我地里活忙，而姐姐退休了。

回家后，妻子一直埋怨我，嫌我不尽做儿子的孝道，让我把那“坏老头”接回家侍候。几天后，我终于有了一些时间去接“坏老头”。可是还没等到姐姐家，姐姐的电话先打过来了，带着哭腔说父亲情况不好。

“坏老头”的第三次入院是因为菌血症引起的寒战以及各脏器的功能衰竭，就这样在医院里又救治了几天，仍不见有好转的迹象，医院下达了病危通知书。

我们决定回家。回家的车上，我把“坏老头”揽在怀里，噙着泪小声地说：“爹，您别害怕，咱们回家。”只见他慢慢睁开那浑浊的双眼，望着车窗外说：“这是去哪？”我怕他看到我难过的样子，连忙擦了眼泪：“爹，咱们不在医院待了，咱们回家，娘和孩子们想你了。”“回家，终于可以回家了……”他有气无力地咕哝着。

回家后的“坏老头”精神状态竟然好了许多，在家打了一段时间点滴后，身体状态逐渐恢复，这真是意外之喜。这期间他看到自己的孙女结了婚，过了自己的生日，还给曾经打过的那个“坏小子”过了生日。

在我生日后不久，“坏老头”的精神状态急转直下，一周后便离开了人世。他走的那一天，原本持续的阴雨天气结束了，天气格外晴朗，湛蓝的天空连一丝云彩都没有，已是深秋的天气却如初夏般温暖。邻居们都夸父亲有福气，他的子女更有福气。

那个曾经打我屁股的“坏老头”走了，那曾经伟岸的身躯从此变成了一捧黄土，一段记忆，一个令我心碎的梦。